略談「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文化」之關係

輔大　丁嬪娜

每當民生凋敝，天下要想休養生息的時候，執政者就不免嚮往黃老的無爲，如漢代文景蕭曹。儒者如司馬談之言六家，賈誼之論大道，都是重視老莊。這從文化的觀點說，是質文的異尚，時代異宜，但由政治的原則說，一張一弛，是歷史自然的趨向，中國歷史一到撥亂反正的時代，則道家的學術必興，一逢太平時代，儒家學說即盛行。歷經漢、唐、元、明、清諸世，每言中國文化，都不能不以儒道三家爲代表。然其間尚有一影響中國學術界至大至深之外來新學，以其精深之哲學思想與新穎的修持方法，影響偏及於中國社會各階層各方面，並促進中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之發展，此一外來之思想洪流所以能輸入具有博大高深文化之古國，雖說是因時代潮流與局勢之趨向所使然，兩漢思想到三國，已顯得空虛繁瑣，後又因魏晉三玄之學與清談風氣之盛，加以時代的動亂，人心的苦悶，都需要新思想新學說的啓發，佛學恰於此時由印度而來，與中國儒、道三家學說互相漸摩融會，終於奠定中國佛教的基礎。

禪宗在佛教佛學中，乃教外別傳之法門，爲釋迦牟尼佛傳授心法最簡捷最重要的一種法門傳到中國，即與中國固有文化精神相結合，形成融化中印度佛教哲學最精粹的宗派。迦葉尊者爲印度禪宗的第一代祖師，傳至菩提達摩大師之時，他看出東土震旦，有大乘的氣象，因而渡海東來，且聲言欲尋一個「不受人惑」的人，後果傳付心法與衣鉢與中國二代祖師神光。禪宗不立文字，以明心見性，直下成聖成佛爲要旨。六祖慧能以「菩提本非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！」一偈，獲傳衣鉢。使五祖門下首席神秀，黯然失禪宗道統之傳，然在初唐至盛唐之際，影響中原與長江以北之禪宗，一部分還得力於四祖、五祖旁支所傳者以及神秀，到晚唐五代、南北宋之間，方是六祖一系禪宗五家宗派之天下。六祖禪宗之創格乃不用高深學理，僅用日常言語表達佛學心要，乃佛學平實化之革新，是故六祖以後之禪宗，極受民間社會自然之推重。而禪宗之影響朝野社會亦極顯著，如唐代中國佛學華嚴宗之建立，即與禪宗之傳播有關，而至宋初之時，宋儒吸收百年來佛學修養之精神與方法，又產生理學濂、洛、關、閩之門庭，而其講學之方法與作風，以及書院制度之規模，皆爲禪宗形態的蛻變。

首先創立叢林制度者，乃馬祖與百丈禪師師徒，百丈之後即無完美之僧伽制度，能够超越叢林制度之範圍。此制度創立之因，乃由於修行之比丘與比丘尼日益增多，如果仍如印度化緣乞食以維生

，所謂上乞法於佛，下乞食於人，放棄物慾之累以專志求道，很多地方是行不通，尤其在北魏道武帝與北周武帝，後周世宗毀法滅佛之後更與中國的民情風俗不合，加以素來以農立國，極重自食其力之農耕制度。要想把不事生產，以乞食自修之生活方式移植於中國社會，實有難以克服的困難。由此種種原因，馬祖與百丈即毅然建立中國式之禪門叢林制度，集體生產，以自耕自食爲主，以募化所得爲副，開創禪宗寺院之規模。且如普通平民般，依政府之規定完糧納稅，每有農作或勞動之事，無論上下，一致參加勞作，此種自立之制度使禪宗之精神更進一步。叢林之規模除住持和尙外，另有兩序執事，而其產生皆須經過一極隆重之儀式。中國歷朝政府對僧道制度向採博大優容之態度，皆以師禮待遇之。叢林中主衆生平等，非僅人類平等。一切衆生皆是性相平等，彼之團體生活內，並無官僚中之階級觀念，除信仰平等外、身份、勞役皆平等，上至住持下至執勞役之僧衆一致爲共同之福利而服務，且皆須嚴守叢林之清規，否則即受擯棄之罰。又因彼之宗旨乃以慈悲爲懷者，是故便有天下一家之作風，若有俗人求宿寺院，或是出身貧寒之讀書人寄宿，皆可酌量收留，是以叢林制度替中國之社會確實收養了很多鰥寡孤獨無助的人們，其所作之社會福利工作，至今仍是一不可磨滅之事實。

叢林採天下一家之制度，故絕禁私心，須修到無我之境地，此正與「忘我」、「去私」之道家思想相符，而其所主之慈悲、平等，又正與儒家之仁愛、自由之主張相同。儒家之最高目的「天下大同」之社會竟能於佛教禪宗之叢林制度中得以實現，而彼等又兼有墨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之精神，是故彼實可謂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印度宗教哲學之結晶，之後又有子孫叢林之建立以及庵堂小廟之興起，而此種師徒世代相承之制度，也與中國之宗法社會相彷彿。由此可知中國傳統文化之社會組織與叢林制度之間的關係。由於叢林寺廟之林立，故有「天下名山僧占多」之頌。除外，彼且影響到明末之社會特殊階層「幫會」之組織，例如其規矩儀式之制度皆與叢林制度大同小異。佛教叢林制度之影響實已深入及中國社會之各階層，其於歷史上所具有之重要性豈可等閒視之！

吾人當知，佛學所以能在中國發揚光大，深入人心，固有其時代背景，然佛教徒創造的精神，實爲其最重要的原因。試觀泰國，緬甸等地之南傳佛教與我國邊疆落後地區之西藏之北傳佛教。其成就若和我們相較，就不難看出此中的眞相。由於吾國具有悠久的文化背景，佛教方能在其滋養下而得以日漸成長。無怪乎達摩大師慧眼認定中國人具有大乘根器，而毅然決然航海東來！然今日世界研究禪宗者，皆忽略此一與禪宗原始制度有密切關係之中國，而旁求及日本等亞洲其他國家，實乃一極爲遺憾痛心之事，但這又何能錯怪別人，百年來我們社會太忽略此一富有歷史時代性之產物，試問今日國內宗教團體林立，而欲尋一如佛教禪宗叢林制度般之眞、善、美風規有幾，時移世易，能不令人興嘆。